

金  
黄  
合  
文  
丛



# 不远的木屋国

鹏喜 著

JINHUANGHE WENCONG

# 不远的木屋国

不远的木屋国  
作者鹏喜  
本书通过城郊接壤木屋群落的  
城市贫民生活图景和与生命抗争  
故事以当代市民生活为背景用  
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城市街巷风情，小说人物的经历具  
有强烈的市民传奇色彩，就好像发生在许多城市人  
身边一样，读来真实感人。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不远的木屋国



金 黄 鹤 文 丛

JINHUANGHE WENCONG

# 不远的木屋国



BUYUAN DE MUWUGUO

武 汉 出 版 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远的木屋国/鹏喜著. -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 10

(金黄鹤文丛)

ISBN 7-5430-000149

I. 不… II. 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7621 号

---

不远的木屋国

鹏喜 著

---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25 印张 5 插页 字数 370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19.00 元

---

ISBN7-5430-1523-4/I·204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金黄鹤文丛》总序

王先霭

自 80 年代后期以来，武汉地区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以中篇而在全国享有盛誉。差不多每一年，都有武汉地区作者的一篇或者几篇中篇小说被全国许多刊物所竞相转载，为许多读者所争相传诵；其中不少还进入当代文学史册，成为我们的文学发展上某一个时期某一个阶段成就的标志之一，成为一块或大或小的文学里程碑。任何一篇评论文章，谈到中国近期的中篇小说，而不涉及武汉地区的作家作品，就不能说是全面的概括。那么，长篇小说的情况又如何呢，在 90 年代，武汉地区长篇小说发展的态势怎样呢？本地的同志们对此多有议论，外地的同志们对此时有垂询。武汉出版社首批推出的“金黄鹤文丛”的六部长篇小说，也许可以让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看出一些端倪。这六部长篇小说，是武汉地区作者经过较长时间酝酿，有准备、有计划，并且在得到充分支持的条件下，向着长篇创作高地的一次集团冲锋。正因为这样，它们值得关心文学的人们给予重视，并认真研究其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特色，以及其生产过程中的若干经验。

与近年外地有的丛书不同，“金黄鹤文丛”的问世不是一种商业行为，不是某个或某几个经纪人为着营利的目的而串连并炒制的，而是在新的环境、新的背景下，由地方领导机关统一部署，几个部门通力合作，按照时代的社会的的要求，以新的方式推动、促进、引导文学创作发展的文学组织工作上的探索的产物。它更不是依长官意志干涉作家创作的急功近利的行政行为，而是高度信任作家，充分尊重作家的艺术个性，尊重作家在题材选择、风格趋向等各个方面的自主，同时也为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家与评论工作者之间无拘无束的交流、碰撞和激发提供机会和条件，为作家和出版工作者的交流及合作提供机会和条件，是这样在集体协作下产生出来的一批硕果。

文学创作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精神劳动，作家的创作心理中灵感的火花，往往是稍纵即逝，异常敏感，有时甚至是很脆弱的；所以，他们在创作中需要葆有自如、自信、自适的良好心态，切忌外界轻率地干扰。另一方面，在现代，在当前，在文化市场逐渐形成的处境中，一部长篇小说从创作到出版发行，传播到千万读者手中，产生社会影响、社会效益，又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不是完全靠个人的力量能够实现的。至于一批长篇小说的诞生，当然更是这样了。五百年前的明代中后期，一些文化商人对于中国长篇小说的兴起和繁荣，立下不可抹煞的功劳，是苏州、杭州、南京、湖州……等等城市的印书及售书的文化商人，把科场失意的文士吸引到小说写作中来，因而才有了我国早期的一批长篇小说，这些长篇小说才能流播天下，流传至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机构，如何既遵循艺术规律，也适应市场规律，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组织好文学创作，特别是组织好长篇小说这样的重头的文学创作工程，是一个新的难度很大的课题。主流意识形态

的原则,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文化市场的客观法则,这几个方面的协调、统一,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武汉市文联在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强有力的领导、支持下,在武汉市新闻出版局、武汉出版社等单位的密切配合、支持下,倾注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文丛”就是他们工作成果的一个部分。由于以上原因,这套文丛,无论就思想上的严肃,还是就艺术上的严谨而言,在近期成“丛”的文学创作丛书中,都堪称翘楚。

前面说,文丛中的许多作品经过较长时间酝酿,我是言之有据的。早在1991年冬天,武汉市文联在武昌县青龙山森林公园旁幽雅的小平房里举行长篇小说创作讨论会,不是讨论已经出版的作品,而是讨论创作规划。本市实力作家几乎全都到会,我和几位评论、理论界人士也列席其间。会开了好几天,开得非常认真。我因为有鉴于60、70年代的种种教训,对于有组织、有领导地制定长篇创作规划甚多疑虑,在会上表示了一种观望犹豫的态度。主持人对我的言论宽容大度,而他们的工作却毫不放松。从那时开始,武汉的长篇创作稳步地进展着。杨书案的历史小说在全国、在境外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吸引力;董宏猷的少年儿童题材长篇《十四岁的森林》受到热烈的欢迎和高度评价;刘醒龙的《威风凛凛》引起专家关注,在权威的评奖活动中居于前列……到了1995年,又在自愿申报和审慎论证之后,选定十多位作家,对他们各自已有明确构思和初步基础的长篇集中写作、修改。在远郊水滨一所朴素宁静的招待所,作家们谢绝来访,甚至不打电话,更不打牌搓麻将,而是封闭在艺术的天地里,前后达三个月之久。中间我曾应约去同他们座谈一次,谈的仍然只是写作。当时,看到我所熟悉的惯常不拘形迹、少所顾忌的作家朋友,变得像一群虔心求道的修士,像一群为科学难题正苦思冥想的学者,不意在“玩文学”为若干人视作潇洒风流的“名士风度”

的时候,还有这么多的人,以如此诚敬的心情对待文学,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一滴滴心血化为文字,不禁感慨系之,不禁肃然覃思。集中写作告一段落,大摞大摞书稿送到了若干评论工作者的案头。我和同行一起,先后细读了十来部原稿。经过反复斟酌、权衡、商讨,出版社的同志以专业的眼光发表深入独到的意见,最终确定将这六部先期出版。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武汉市的文学界和文学出版界,是非常郑重地将这一套长篇奉献给读者的。

采取如此郑重的态度,是出于对长篇小说这一体式在文学中举足轻重地位的认识。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前,别林斯基以文学家的热情和理论家的冷静宣称:“今天,整个我们的文学都变成了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打倒了一切,吞没了一切,而和它一同来到的中篇小说,却把这一切的痕迹也给铲平了……什么书最被人爱读和争购?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在什么书里记述着人类生活、道德规律和哲学体系,总而言之,一切的学问?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里。”(《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在50年代,60年代,乃至在80年代前期,情况虽然已有很大变化,但长篇小说的主干地位则仍未动摇。而稍后,影视的受众猛增,文学载体,包括长篇小说,被向边缘挤去,丧失昔日的风光。一时间,弃文(文字形态的文学出版物)触电(参与电影电视制作)似乎是大势所趋。而时隔不久,多集电视连续剧风靡一阵之后,也略呈退潮之象。究其根由,重要因素之一是,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相当大的一部分,乃是依据小说改编,主要是依据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改编的。受到普遍欢迎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优秀电影、电视剧,更大比例地是由中长篇小说改编的。中国外国,莫不如是。只热衷于影视,而冷淡了长篇、中篇小说,多少有点像是魂牵梦绕那高高在上的第三层楼,却不想费钱费力建造第一第二层楼。没有不断涌现的新的优秀的长

篇和中篇小说,优秀的影视作品的长盛不衰就缺乏支撑。没有不断涌现的新的优秀的长篇和中篇小说,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就缺乏骨骼、缺乏中坚,很难稳健地长久挺立。

人们重视长篇小说创作,不仅仅是因为它能给别的叙事文学以及戏剧文学样式,给别的叙事性艺术样式(如曲艺、影视等等)提供再创作的原料,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在负载时代生活的广阔复杂的现实内容上,在蕴涵时代的哲学、道德的千汇万状的思潮形态上,在摄取五行八作芸芸众生的性格类型上,有着其他文学体裁难可比拟的能力。至少从18世纪以来,世界上的众多国家、众多民族的各个主要发展阶段,它们的政治史、风俗史、文化史、思想史以及战争史,都由长篇小说作出生动的、全方位的、深入的反映,都借助长篇小说而为世人、为后代所广泛知晓。不但现实主义的大师们磨制了一面面19世纪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社会生活的镜子,人们对20世纪西方文化心理的深刻细腻的了解,也得益于普鲁斯特、乔伊斯的现代主义的长篇小说,马尔克斯让我们体验近百年拉丁美洲人民的精神历程。在我国,《红楼梦》被当作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画卷,《子夜》、《家》、《春》、《秋》、《骆驼祥子》则构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缩影。50年代末期的一批长篇小说形成我们革命文学的一个高峰。今天,新的生活呼唤新的长篇问世。在西方、东方的许多国家长期被经济停滞和政治难题所困扰的背景上,最近20年间中国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应该承认,这一场相对平静(与炮火连天的战争、与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相比)的伟大变革,在我们的文学中远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若没有一系列高质量的长篇小说出现,这一反映不可能是完整的深入的。“金黄鹤文丛”中这六部长篇小说当然还不能断言全都已经达到了多么高的水准,但是,发起者、主持者、参与者是本着为时代造像、为人



民立碑的意愿，是本着社会主义艺术家的使命感而投入这一工作，则是明确无疑的。

邓一光的《家在三峡》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文丛的整体意图。三峡工程，在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建设史上，在20世纪世界水利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而三峡移民，则是波及面极大、难度极大的一项社会工程。对故土的割舍不断的深情，世代代积累传承，注入乡民的血脉，形成厚重的文化。截断西江、消除水患，让咆哮的湍流变为万顷碧波，贡献丰富的电力，百年来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步比一步切近地将这一设想放进自己的建国方略之中，今天终于要真正实施了。宏图伟业不能不激起沸腾的热情，这是包括水利工作者在内的许多人几十年魂牵梦绕的宿愿，也形成了和继续形成着一种新的文化。两种感情，都有非常大的力量；两种文化，都有非常广的基础。它们并不是必然对立的，但却免不了纠缠，免不了冲撞。移民工作的动员阶段，邓一光去了未来的库区。他乘舟置身峡江急流，他也把自己的心灵投在两种情感、两种文化相汇相撞的急流。他兴奋，他也受到即将永别热土的乡民的感染，有一种排解不去的留恋和痛惜。移民们的祖祖辈辈的老家在三峡，他们的，同时也是我们民族一部分的文化心灵在三峡；作家，当他和那百万移民声息相通以后，也把自己的心，至少是把自己的心的一部分，留在了三峡。此种“在家”、“离家”、“建家”的情感体验，不但是这部长篇写作的最可宝贵的资源，对邓一光此后的生活和创作也将是巨大的财富。《家在三峡》有阴错阳差、一波三折、悲欢离合、恩怨情仇，它有着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它曾以《百年酒楼》为名在著名的通俗文学杂志《今古传奇》刊载，为许许多多普通读者所喜爱。它的更深的意义和更高的价值，则是触及了世纪交替时人们的观念、情感的嬗变，触及了如何挣脱传统羁缚去创造现代化的新世界，如何在现代化建

设中珍惜民族宝贵的文化传统等问题。我相信，这个主题，还会在邓一光此后的创作中反复出现，并愈益清晰、愈益深化，从而使他的作品的内容与思想深度日益扩展。

徐世立是一位新闻工作者，我知道他写过一些短篇和中篇小说，《儿科医生》大约是他的长篇处女作；董宏量的《遍地黄金》也是作者的首部长篇；钱鹏喜则在80年代之末就出版了第一部长篇《河祭》，并立即在本市评奖中入围，当时大家都颇惊讶于年轻作者出手不凡，起点很高，这次他送上的叫《不远的木屋国》。以上三部都是写的身边的人、眼前的事，这就突出了文丛的现实性、当代性。董宏量在“题记”中记，“尽管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喧哗和骚动的年代，但只要我们静下心来，就会发现：到处都有比黄金更可贵的东西，比如良知，比如爱情，比如信念……但愿我们弯下腰面对大地时，拾取的不是遗憾，而是使我们生命更加美丽和饱满的憧憬。”文丛的作者们真诚地深情地面对大地，以健康的美好的关切的心理面对大地，不回避大地上的嘈杂、污痕，更以饱满的热情追踪良知、懿行。这种思想和艺术取向，反映了武汉作家长期以来的群体风格和追求，也是“金黄鹤文丛”今后要坚持的方向。

彭建新的《孕城》和何祚欢的《舍命的儿子》是地域风情小说。汉口，这个处于内地中心的商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由从屈原到三袁代表的古代荆楚文化，向从黄陂、汉川农民到汉正街商贩代表的现代江汉文化的交错演进，纷繁世象，五光十色。谁要是近代、现代中国市民阶层的命运和性格有兴趣，他就应该了解汉口的百年史；谁要是中国的国民性有兴趣，他就不能把“汉正街人”排除在视线之外。数年前，何祚欢的中篇《养命的儿子》，将大雅含于通俗之中，将说书的口头叙事技巧融合在小说的文字叙事技巧之中，一鸣惊人，为专家与百姓共同喜爱。《舍

命的儿子》又有新的进展。作者的相当全面的文化修养，他对市民大众审美心理细致入微的了解，使我们对他创作的发展寄予厚望。

“金黄鹤文丛”没有也不可能囊括武汉地区近期全部优秀长篇小说，更不可能囊括武汉地区全部优秀文学作品。现在的六部作品，还各有其不足之处。但是，文丛的出版，是武汉文艺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是武汉文学史上值得认真书写的一笔。我一直以为，近十多年的中篇小说的成就，远远超过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武汉地区的中篇小说创作，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的长篇小说也应该可以超越前人，而武汉地区的长篇小说也可以对中国文学的整体作出更大的奉献吧！

我们祝愿事情能够如此发展，我们相信事实的发展将超过人们的期望。

1996年9月7日于武昌桂子山

## 目 录

第 一 章	木眼	.....	( 1 )
第 二 章	丑食	.....	(44)
第 三 章	死谜	.....	(87)
第 四 章	穷赌	.....	(124)
第 五 章	邪玩	.....	(162)
第 六 章	孽手	.....	(200)
第 七 章	情债	.....	(227)
第 八 章	水兽	.....	(260)
第 九 章	瓦解	.....	(284)
第 十 章	负隅	.....	(316)
第 十 一 章	割据	.....	(338)
第 十 二 章	反民	.....	(369)
第 十 三 章	普渡	.....	(403)
第 十 四 章	疑凶	.....	(437)
第 十 五 章	辟谷	.....	(465)
第 十 六 章	摩天	.....	(486)
尾 声	船屋	.....	(512)

# 第一章

## 木 眼

老人总喜欢说苍天有眼。

——题记

### 1

梅雨过后的一天，阳春的日头晒得木屋村到处泛起霉湿的木尸味。那股怪味呛得路人直皱鼻子，张铁匠却贪婪地嗅着说这是木香。张铁匠兴冲冲引着春香和两个业务乔迁木屋东巷，刚走到新居门口，春香一屁股跌坐在门槛外，指着门大喊：“鬼屋鬼屋鬼屋！”大业务小业务也跟着喊：“鬼屋！鬼屋！鬼屋！”

惹得围观的街坊捧腹大笑。

是啦！大白天哪来的鬼呢？原来春香喊鬼屋，说的并非闹鬼的屋或凶宅、阴府之类的意思。这是地道武汉人方言的缩句，扩句是：这是么鬼屋啦！意即破屋、丑屋、坏货屋、简陋寒酸的屋。正如人们常说的：鬼地方！鬼东西！

春香还有进门就嫌弃这屋，而这种屋在木屋村一百零八条巷子比比皆是。难怪外头的人说：“那是个么鬼地方啦！那是些么鬼破屋啦！住的是些么鬼人啦！”

开口闭口不离一个鬼字，难免令人依汉语本义拿狐疑目光看木屋村。事实上，八卦阵一般纵横交错、曲里拐弯的深巷里，有许多屋也确实闹过鬼，有过凶宅血光，出现过阴府幽灵。这些鬼屋里住的些鬼人，有多少生生死死、蹊跷古怪而鬼哭神泣的故事！

譬如赵瞎，他本是木屋村的三朝元老。他对木屋村的成因及其前身野杀村和万人坑最清楚不过，目睹了老街坊逃水荒迁徙而来的惊慌狼狈情状、落脚木屋村的荒凉冷落景象，以及衔草结环筑屋的艰难困苦过程。老街坊中唯有他最有资格向新来乍到就大惊小怪的春香和许许多多的街坊仔讲述木屋村历史。可是赵瞎有生理缺陷，他那双时明时灭、忽有忽无的眼睛，看到的历史似是而非，而且他的职业身份也令人怀疑，他若张口便是瞎说。况且赵瞎为人阴沉孤僻，他沉默得像哑巴。

真正作为木屋村的见证者，是一只只圆睁睁的木眼，它无时无刻不在。木眼原本是杉树躯干上的累累疤痕，杉树砍伐剖锯成木板构筑成木屋村，风干的木板上木结疤渐渐脱落，形成无数木眼。这些神奇的木眼日日夜夜盯着木屋村男女老幼，具有穿透一切的洞察力。

木眼知道，木屋村的所有故事，都是从赵瞎开始的。而木眼无语。

## 2

小琴牵引着赵瞎在青砖铺成的巷道上徐徐行走着，走出的笃的笃的脚步声。赵瞎牵引着马尾弓在胸脯挂着的琴弦上徐徐行走着，走出悠扬的胡琴声。

贼婆拦住说：“赵先生，您哪就给我算一回命吧。”

街坊也三三两两凑拢来附和：“是啊是啊，我们早就想请赵先生算个命呢。”

赵瞎的琴弓停止了行走，脚步却不停：“您哪们还是找别的算命先生吧，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说着便催促小琴加紧走开。

这时，莫师傅走过来，街坊便围住莫师傅议论古怪的赵瞎。

“莫师傅您哪说句公道话，哪有算命的还兴挑人的？我又不是舍不得给钱！”贼婆愤愤不平。

“莫师傅您哪是我们木屋村的第二个元老，您哪说赵瞎这个人究竟是么穷讲究？”街坊们满脸迷惑不解的神情。

莫师傅摇摇头：“说我也是木屋村的元老我还不当。木屋村只有赵先生一个元老！要问他不愿为街坊算命的原因……我也在猜，只猜到了一点：他和我们是近邻，说好话说坏话都为难，收钱不收钱也为难。街坊们就莫难为他算了。”

街坊一向对莫师傅言听计从，但这会儿嘴里答应着，却对赵瞎心存芥蒂和狐疑。

也不怪街坊见怪，赵瞎不仅不愿为街坊算命，也不情愿与街坊来往。谈家常是木屋村人的普遍习惯，它几乎是木屋村的一种生存法则，许多后来迁居木屋村的人都入乡随俗。比如说热季

吧，夏夜酷热难耐，街坊纷纷敞门开户，倾家出动，在巷道上排出铺天盖地的竹床阵，床与床之间的距离近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紧密程度，男女、老幼、家户的间隔也就荡然无存。正好方便谈天说地，摆家常聊往事，衣食住行，婆媳翁婿、兄弟姊妹，一切的一切都是蛮好的话题，不错的谈资。说的娓娓动听，听的津津有味，不知不觉就把前半夜的闷热捱过去了，既消夏纳凉，又睦邻友好。就连莫师傅这样街坊眼中的文化人，也乐于掺和进来，唯独赵瞎不沾边。说他是因为双眼都瞎枯了而自卑吧，他却很自傲，即使在再不钻出闷蒸笼就得蒸熟的时候，他也只将竹床横在自家门前，任凭街坊再三恭请礼让，他只管装聋作哑，决不肯将竹床移到巷道中间去。

赵瞎的孤僻和缄默，使他成为众人猜度的神秘人物。有关他的身世的说法扑朔迷离。莫师傅说，赵瞎是木屋村的第一居民，早在木屋村建村以前许多年，赵瞎就是这里的土著。那时，旧城廓张公堤外一滩芦苇丛生的沼泽滋润着毗邻一片的野生杉树，茂密的杉树丛中时常阴风乍起，就是在天高云淡的朗朗晴天，也会突然传出肃杀的林涛，此地因此得名野杉林。武汉沦陷初期，日军在碾口沿河一带拉起铁丝网建立集中营，架铁丝网的木桩就是到野杉林砍伐的，毁了一半林地，坦露出光秃秃的荒丘。日军每天从集中营拉出活人，朝东押到坦教湖枪决，而每天从集中营拉出的死人和染上痢疾的半死不活的人，则朝西运到野杉林，从荒丘上顺坡势朝沼泽地抛尸。附近村庄的农民一度称野杉林为“野杀林”，行路都绕得远远的，避开这个阴森可怖的地方。只有食人肉的野狗瞪着狼样的红眼在丛林芦苇间出没。忽一日，野杉林坦露的荒丘上有了人烟。有人在林边衔草结环搭成茅庵，早晚拉响二胡，呜呜咽咽的琴声如泣如诉，似在为一位被日军谋害的野鬼安魂。此人便是赵瞎。



赵瞎的来历不明，他的双眼是何时如何失明的，也无人知晓。贼婆惯于打探街坊的身世底细，她说有知情人透露，赵瞎自幼双目失明，与瞎母相依为命，沿街卖艺为生，母唱小曲儿拉琴，过着乞丐般流浪生活。日军从江汉关码头登岸当天，母子俩随着逃难人群东躲西藏，到天黑时就离散了。赵瞎四处寻找母亲均无下落，等他打听到礄口集中营时，人们告诉他，那个卖唱的瞎眼妇人在集中营中哭喊了三天三夜，气绝身亡，被日军拖出集中营，扔上卡车运走了。赵瞎一路打听寻找到野杉林，爬进沼泽在死人堆里摸索着，想摸出母亲的尸体。可是狼藉的尸体已经腐烂，他就是摸到了亲人的胳膊腿也看不见啊。他就在野杉林边结庐吊孝，与母亲的鬼魂为伴……

当贼婆极其神秘地向街坊讲述赵瞎的身世故事的时候，赵瞎正在拉黄昏曲，琴声从紧闭的门缝和木眼里溢出来。在黄昏的巷道中流淌，忽急忽缓，忽高忽低。莫师傅凝神聆听着，他听出这是一曲《广陵散》，汉魏时期相和楚调组曲之一。相传嵇康因反对司马氏专政而惨遭谋害，临刑前曾索琴从容弹奏此曲寄托悲愤之情。莫师傅沉浸在琴声中遐想着，听完故事的街坊撇开贼婆围拢来，请莫师傅评判故事的真假。莫师傅沉默良久才说：“我猜呀，赵先生当年结庐野杉林是为亡妻守灵。”

莫师傅讲了有关赵瞎身世的另一个故事。

### 3

赵瞎并非天生的盲人。有人认出他是流浪汉口的草台戏班子的琴师，拉京胡的。其妻是戏班的花旦。日军从汉口登岸的前